

生活就是每天给自己制造希望

张方勇上一次站在拳击擂台上是2017年7月1日。在WBA(世界拳击协会)中国雏量级青年金腰带拳王争霸赛中，他在第六回合以TKO(技术击倒)战胜对手，成为中国第一位WBA雏量级青年拳王金腰带得主。

然而，“拳王”的头衔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，这个“草根拳王”至今仍旧送着外卖，练着拳……

1993年5月，张方勇出生于重庆市云阳县沙市镇。15岁那年，万州摔跤队到他们中学选苗子，张方勇毛遂自荐选上了。尽管是体校训练最刻苦的那个，但张方勇却没取得什么好名次，连教练也劝他不要坚持了。班主任建议他去学拳击。张方勇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职业拳击视频，尤其仰慕职业拳击明星曼尼·帕奎奥。那个出身贫困的菲律宾小子靠一双拳头挣了数十亿美金，共获得8个级别的拳击冠军。张方勇从此打定主意学拳击，想象帕奎奥一样用拳击改变命运。

2012年3月，19岁的张方勇坐了36个小时硬座到了云南。他花了1900多元在俱乐部报了名，在俱乐部附近的城中村找了个单间，周遭住了不少拳手，熊朝忠就住在他楼上。两人在同一家拳馆训练，张方勇经常充当熊朝忠的陪练，希望借此得到高手指点。他记得自己挨过最重的一拳就是熊朝忠打的。

那一年，熊朝忠在WBC迷你轻量级拳王争夺中击败对手，成为世界拳

王。当时，张方勇就在擂台一角，他负责提水桶、搭擂台、压围绳。熊朝忠的经历让张方勇的信心更足了，“我训练这么刻苦的人，一定也能像他一样打比赛”。

只是，职业拳击的世界就像一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，想成为顶级拳手、拿到高额出场费，就意味着需要从最底层的比赛打起，一点点攀爬，而最终能达到顶点的人，少之又少。

2014年，张方勇差点被打趴。当时，他刚刚在国内打完自己的第一场职业拳击比赛，而这场胜利也让他有机会去国外打比赛。那年10月，他去日本参赛。在日本和泰国的两场比赛，张方勇接连被打败，鼻梁断了，眉骨开裂。直到现在，他的鼻子仍是歪的。

那时的张方勇已经21岁，备战比赛花光了他所有积蓄。春节，回到老家的他打算就此放弃。在老家看医生时，医生问他伤是怎么来的，他答：“去国外打拳击受的伤。”医生赞赏他已经是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拳手中很厉害的了。这也许是医生的一剂止痛药，但效果相当管用。在医院养伤的十几天，同病房的病人都知道了这个年轻人出国比赛，纷纷夸他。这让张方勇感到欣慰，“这时候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改变命运而练拳击了，它带给了我一种成就感和自信”。休息数月后，他再次回到昆明。

训练依旧从每天下午2点开始，其他时间张方勇仍然要工作赚生活费。几年间他干过保安、服务员、摆地摊……

攒了点钱就买了辆二手电动车开摩的。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他一天也不过拉十来单，赚一百多元。2016年前后，外卖行业兴起，他索性送起了外卖。当时，他一个月跑单赚的钱不过两三千。

生活看上去仍然没有希望，但作为拳手，吃了两次败仗的张方勇好像突然开了窍。他总结出了前几次比赛中自己在防守上存在的问题，加强训练。2015年一整年，他打了8场比赛，其中7胜1平。最让他骄傲的是打败了全运会拳击冠军董壮壮。

战胜董壮壮一年后，张方勇终于迎来了那场让自己加冕拳王的比赛，拿到金腰带后，张方勇的生活一度被改变了——电话接都接不完，参加各种活动、采访邀请纷至沓来，全中国的拳击圈几乎都认识了他。他以为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事实上，危机转机来得早。

在旁人眼中，有着“青年拳王”头衔的张方勇似乎有更好出路。他可以顶着这个名号，开拳馆赚钱，“但我不能只在这里，我的梦想不是为了到这里就结束的”。现在的张方勇只希望能坚持到再打两场漂亮的比赛。

对他来说，“生活就是每天给自己制造希望。今天熬过去，希望一天比一天好，希望有一天能不送外卖专心训练。那时候也许我会变得更强大，能打赢更强的对手。”

摘自《读者文摘》

阳台前面有棵树



那段时间闲在家，每日清晨，见妻子上班、儿子上学出门后，母亲就走到阳台，在那晃动身子。心里想，母亲年岁大了，不用我们讲，也自己注意锻炼保养身体了。

母亲就那么轻轻地扭晃着身子，毕竟是古稀之人，扭扭脖子晃晃腰活动活动筋骨也就够了。有时见母亲停下来，站在那不动，或侧着身子或扭着头专注地看着外面。

因为阳台下面就是喧嚣的大街，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活生生的情景剧，怕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吸引了母亲的目光吧？

冬去春来、夏往秋至，发现母亲一直坚持在阳台上晃动身子。偶与妻子提起，笑道：“这人上了岁数，生怕身体不行呢。”

那天，见母亲在阳台上身子倾斜的幅度越来越大，头也老是歪着伸向一边。如是几天，忍不住，就过去问母亲：你在干什么呢？母亲皱着眉头，说：真想砍了这棵树！

我吃了一惊，认真地瞧了一眼阳台前的那棵大樟树，枝繁叶茂的。就疑惑地问母亲：这满眼的绿色多好，夏天遮荫，冬天挡风，干嘛要砍它呢？母亲说：它越长越大，挡住了我的视线，看不清对面的站台了。

站台？对面的马路边确有一个公交站台。我朝那望过去，视线是被树冠挡住了。我朝左边扭扭身子，又朝右边斜过头儿，也无法在枝叶间将对面对看得真切。

在扭动倾斜身子的时候，我心里一愣，突然反应过来。原来，母亲站在阳台上不是锻炼身体，而是扭过来转过去的想看清对面站台上的车来人往呢。心里叹息，这人老了，寓居家中，甚是无聊啊。

于是对母亲说：你看那公交站台做什么，不如看看电视什么的。

没想到母亲回答：你们上班上学都在那坐公交，我是看你们等车上车呢。

胸中突然暖暖的，而眼里酸酸的。那天夜里，乘着没人的时候，我削去了树冠上的几根大枝杈。

再到对面站台下等公交，总是抬头朝那个熟悉的阳台看几眼，每一次，都见到母亲那孤零零的身影，那满头的白发特别的显眼。

终于有一天，阳台上再也不见了那亲切的身影，只有那棵树站在风中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有时，妻子儿子一出门，我也站到阳台上，透过树隙，看着对面的公交站台。

摘自《意林杂志》

学会注视父母

端午节去看父母，母亲很奇怪地问了一句：“你给我的那块徽章是真的吧？”“当然是真的。那是在报社工作被评为先进时获得的奖品，怎么会是假的？”“那你有空把它拿走吧。”

那是一个小金牌，只有六七克的样子，也值不了多少钱。有一年过年回家，就把它给母亲，让她高兴一下。父母都很高兴，尤其是母亲，那是她第一次得到纯金的东西。

现在又送回给我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突然想起不久前母亲的一次晕倒，从那时开始，她就经常胡思乱想，让我拿走“金牌”，就是一例。“我怕到时候你们根本找不到。”

今年春节，父亲遵医嘱没有喝酒，这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。过去总是很乐观的他，开始按照医生建议约束自己，指出各种不能吃的东西。他们开始不断重复一个到海南度假却死在那里的老伯的故事，对他们来说，那是人生最不完善的终结方式。

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，有时候会

注视父母的面容，他们的衰老真的来临了。我们总是不在乎岁月，很少意识到今年他们都已经年满70岁了。

弟和我一样恐慌。一个证据是，我们都变得“成熟”了。不再和父母争论问题，而是报以理解的微笑。面对父母的老去，我们几乎无能为力。

他们自己也没什么办法。那个小区里，像父母这样的“外来者”还有不少。他们在努力地构建一个能感到安全的“小社会”，大家都说着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，这样的场景清楚地表明，大家都是异乡人。

这两年，我总是有所怀疑，让父母在老年时迁居到大城市，是否是一个好的选择。这解决了子女和父母不能团聚的问题，却也把他们和故土强行隔离。端午节，河南老家刚刚完成麦收工作，父亲很兴奋地说，今年是一个丰收年，亩产超过了1000斤。村里的种粮大户，承包了近一百亩土地，会有10万斤——这和父亲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他却每天关注天气预报，很担心会下雨，

麦收不及时。

我马上给他算一笔账，10万斤，每斤才一块钱，也就10万块，扣掉各种成本，忙活那么久，也才几万块。这种理性的算计让父亲感到一丝不快。现实的鸿沟是客观存在的，一个农村的种粮大户，收入在城市里也不算什么，父亲陷入沉默，因为我否定的，几乎就是他的世界。

我对这个世界也曾非常熟悉。读初中的时候，和父亲一起收割麦子，用镰刀弯腰去割，然后用架子车把麦子拉回麦场。作为一位教师，父亲和我们都不擅长此道，在中午的太阳下，我们好不容易装好的一车麦子又散架了。大家都很沮丧，父亲却不忘教育我们：不考上大学，一辈子都得做这个啊。

这是我家最经典的教育场景，它的核心就是“逃离”。那个时候，父母不会想到，有一天他们会一起“逃离”。我答应母亲，有空会取走“金牌”，让她放心。但是我却不知道，下一次回到老家是什么时候。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《今日天長》

办理证件遗失、企业注销、单位公告等



扫一扫·关注我们

作废声明

天长市音乐协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三圣分行，开户许可证。

证号：J3752000463701。

账号：1313202009001120124

特此声明作废。

天长市音乐协会

2019.10.10